

万历

国亡肇始

〔始勤终乱

风雨江山〕

张明林 编著



明神宗



西苑出版社

国亡肇始

张明林◎编著

万历

明神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亡肇始：明神宗万历 / 张明林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151-0114-9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明神宗 (1563 ~ 1620)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7210号

国亡肇始 明神宗万历

编 著 张明林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74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14-9

定 价 38.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

卷首语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索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是不容否认的。但在48年的朝廷斗争中，神宗通过“虚控”的手段对朝政依然无微不至。万历晚年更值多事之秋，天灾人祸不断，建州崛起，边衅大开，可以说，明神宗虽然表面上怠政，实际上却万历一朝比明代任何一朝都忙。故而明朝是否亡于明神宗，还不能下定论。



目 录

第一章 神宗御极..... 1

千古奇闻，五岁无名	1
父爱深厚，少年天子	10
冯高斗法，大臣内讧	17
王大臣案，内讧延续	33
小皇视朝，初显才智	39
讲学不辍，好学不笃	49

第二章 万历新政..... 63

整顿弊政，矫治腐败	63
赋税改革，帝国富强	72
治黄整淮，增筑水防	80
善选人才，广纳贤士	87
整饬边防，知人善任	94

第三章 亲政之路..... 111

皇帝大婚，慈圣迁宫	111
首辅葬亲，百官迎朝	119
独立理政，首辅乞休	127



明神宗万历

第四章 乾纲独断..... 139

辅佐皇帝，独揽相权 139

帝辅摩擦，查抄首辅 151

第五章 抗倭援朝..... 169

倭患猖獗，明军大胜 169

碧蹄遭伏，和谈受骗 173

明军惨败，日将病死 183

二次援朝，体悯邻国 188

第六章 患乱迭起..... 193

第七章 朝野斗争..... 209

好色怠朝，群臣上谏 209

朝臣分党，谁是谁非 222

第八章 动摇国本..... 233

第九章 行将就木..... 261

谒陵阅视，耗尽国库 261

后宫风波，立储分歧 276

第一章 神宗御极

千古奇闻，五岁无名

这是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酉时，按现在的阳历纪年，即是1563年9月4日下午5点至7点左右。

太阳的余辉行将褪尽，夜幕渐渐降临，喧闹了一天的京师北京城开始平静下来。文武百官们已回到各自的府邸休息，众多的店铺有的忙着打烊，有的在准备夜市，进城赶集的百姓也已匆匆离去。

在京师的裕王府里，此时却是少有的热闹，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划破王府内近年来长期沉闷的气氛，一位小王子呱呱坠地了。合府上下奔走相告。

大凡一个所谓的贵人降世，有关他出生时的传说照例都会有一些，由于这位婴儿降生于帝王之家，所以关于他出生的故事也没有少编，有的说他一生下来就目光四射，是一副天表庄重，广颡丰颌的帝王相。也有的说他注定是享福的命，仲秋季节正是五谷丰登、秋肥马壮的日子。还有的说他注定是要亡国的，酉时一过不就是一片黑暗的世界吗！

添丁进口，这在寻常的百姓之家也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何况现如今是发生在钟鼎玉食的裕王府内。不过，这位新生婴儿的父亲、裕王府的当家人朱载堉（1537~1572年），此时却似乎有些闷闷不乐，眉宇间紧紧地锁着，形成一个川字。

对孩子，他是喜欢的，眼下降生的这位也是他期盼多时的。在此之前，他有过两个男孩，一个是他和元妃李氏生下的，取名翊弼、另一个是一位宫女为他生下的，取名翊铃（一作翊铃）。但这小哥俩都福薄命浅，降世不久，便相继不幸夭折，离他而去。如今再逢弄璋之喜，裕王岂能不乐？问题是孩子生下来了，却没办法给他取个名字，而且这种局面，还不



明神宗万历

知要持续到何时。

按照明朝的礼法，诸王得子，照例要于百日之内通知宗人府，奏请皇上赐名。这手续虽有些繁杂，其实也是例行公事，就常人心态而论，还是一件无尚荣光的事情。此事对朱载堉来说，似乎又是一件最易办，而且必须办的事情，当今皇上不是别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婴儿的亲祖父、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年），况且世宗此时膝下已无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岂不是增进家人情谊、博取皇父开心的乐事、美事。而千真万确的情况，却是裕王朱载堉压根就没敢将得子的消息通知父皇和宗人府，而世宗至死也不想知道有这么一位皇孙的存在。

要弄清这一有悖于常情常理现象的缘由，事情还得从明世宗和嘉靖时的政局说起。



明世宗朱厚熜

明世宗的登极，颇有一些戏剧性和偶然的色彩。他原无九五之份，在皇室成员的花名册上，他不过是安陆王的世子，自父王去世以后，甚至连世袭王位还未谋取到手。孰料，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帝王的光环竟降临到他的身上。明武宗朱厚照（1541~1571年）31岁英年早逝，既无子嗣可立，又无兄弟可继，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作为孝宗之侄、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在皇太后张氏和元老重臣杨廷和

(1459~1529年)等人的安排下,入继大统,做了明王朝的第11代皇帝,改明年为嘉靖元年,取天下太平之意。

朱厚熜一夜之间,由一位普通的藩王之子而为面南背北、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他的自私、贪婪的本性,也随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威福任情、金衣玉食的帝王生活,使他由过去的神往变成了如今的现实,他无限陶醉,也倍加珍惜这一刻千金的时光。他想到了武宗朱厚照,他才不愿像朱厚照那样过早地死去,他要尽情而又永久地享受眼前的一切。

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无所不包。道教的发展,道士、方士、术士等职业的出现,为一切想祈求长生不老的人提供了一丝慰藉,在茫茫的大海中升起了一座海市蜃楼。于是,朱厚熜拾起了无数帝王都已经破碎的梦,他要用自己的虔诚,来实现这个长生永寿的梦。他以道君自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道号,他把整座皇宫变成了一座大的道场,就在即位不久,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宫、东次阁,都被他设置了醮坛。

朱厚熜任用大臣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看他们向道的程度,看他们的青词写得如何。这青词也称绿章,是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若逢他宠爱的猫儿、狗儿死了,或是哪里玉兔生子、铁树开花,文武大臣们少不得要殚精竭智地写上一篇,写得越好越受重用。在嘉靖朝相继当政的大臣中,夏言(1482~1548年)、顾鼎臣(1473~1540年)、严嵩(1480~1566年)、徐阶(1503~1583年)无一不是青词高手,袁炜(1508~1565年)、严讷(1511~1584年)、李春芳(1510~1584年)、郭朴(1511~1593年)还有“青词宰相”之誉。朱厚熜还要大臣们穿上有道家色彩的冠服,他自己平常喜欢戴顶香叶冠,便分别赐给阁臣夏言和严嵩一顶沉水香冠,要他们也戴上。

至于职业方术之士倍受重用,则更是在情理之中。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1459~1539年)自被征入宫后,传授长生之术,被封为真人,加礼部尚书衔,每年禄米百石,另赐庄田30顷,免交租谷,校尉40人供洒扫,孙子、曾孙俱有荫官。来自湖北黄冈县的陶仲文(1480~1560年),擅长符水、观相,以邵元节的推荐,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位登三孤。其他受宠信



明神宗万历

的还有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之辈。

除了祈求上苍保佑外，朱厚熹还组织许多方术之士来炼丹。为了炼成一种叫秋石的仙丹，大批青春少女被抓进宫中，要用她们初潮的月经为药引。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一天深夜，一群不堪凌辱的宫女，愤起抗暴，差点儿就将他勒死。为了检验丹药的功效，不少人中毒而死，老臣严嵩也曾深受其苦，有几次试服丹药后，身上奇痒难忍，两脚长脓，背上生疮，体内如火中烧，还必须将自己的感受详细记下，写本奏进。

自从迷恋上了方术，朱厚熹对政事便无所用心。嘉靖十九年八月，他一度传下谕旨，要让太子监国，自己好专心静摄。宫女谋刺事件发生后，他干脆搬进西苑，终日不出，除了方术之士和个别大臣，外人一概不见。因而，明朝统治中一些固有的问题都日益严重起来，一些新的问题又在不断地产生。

朱厚熹统治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南倭北虏”之患愈演愈烈；二是“家家皆尽”的财政窘况；三是官僚、军队的腐败无能。

“南倭北虏”之患，并非始于嘉靖朝。早在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立国之初，倭寇就已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他们屡屡登岸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苦。然而，经历朱元璋和成祖朱棣（1360~1424年）的有效整治海防和对倭寇的打击，勘合贸易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正德以前均未酿成大患。

“北虏”，是明代统治者对北元蒙古族部落的蔑称。朱元璋逐元而造大明，元顺帝妥懂帖睦尔（1333~1368年）的子孙退居蒙古大草原，长期与朱明王朝对峙。建文四年（1402年）前后，北元蒙古逐渐形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正统年间（1336~1449年），来自瓦剌的进攻，给了朱明统治者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的瓦剌在其首领也先的统治下，势力急剧膨胀，西至中亚，东到朝鲜，大漠南北，尽归其所有。正统十四年（1449年）三月，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亲率的明朝大军与瓦剌的部队，在土木堡打了一仗。结果明朝五十万精锐京军几乎全部覆灭，两千余万匹骡马和衣甲器械辎重，尽被也先所得，英宗也做了人家的阶下囚。赖景泰帝朱祁钰（1428~1457年）和精忠报国的于谦（1398~1457年）、陈循

(1385~1462年)等大臣的奋力抵抗,挽明于即倾,方才渡过这场危机。尔后,由于瓦剌部与鞑靼部的互相冲突,瓦剌部的逐渐消弱,明代边防在较长的时间里虽是有惊无险,不过明军的防线已退至长城以内,蒙古各部驻牧塞上,他们对明朝的威胁无时不在,尤其是到了秋高马肥的季节,蒙古铁骑便可直抵宣府、大同,迫胁北京。

进入嘉靖以后,外部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对明朝不利。作为倭寇一方的日本国,此时已进入他们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各路诸侯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一反贸易常规,派出大量的武士、商人和浪人来中国,由武装走私而烧杀抢劫,而明朝一些沿海破产的农民、渔民、盐商、逸囚、罢吏以及走私的商人和被掳的平民,又与他们互通信息,甚至共同行动,使得东南沿海的居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官府不能正常治理,屡屡派出军队前往弹剿,却往往是事倍功半,劳民伤财,损兵折将。在北元蒙古方面,鞑靼部已取代瓦剌而兴盛起来,达延汗的两位儿子吉囊和俺答,占据河套,雄黠喜兵,为诸部首长。好大喜功、爱慕虚荣的品性,使得朱厚熜一次次地以诡诈为借口,而拒绝了俺答通贡的请求,于是长城脚下,连年烽火不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的一天,俺答所部由古北口至密云,转掠怀柔、顺义,前锋七百余骑直逼安定门,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连日不绝,吓得明军不敢出击。此后,年年贼防边,年年遭抢掠,军民百姓致习以为常。

嘉靖朝的财政状况,也是入明以来最匮乏的一个时期,连年征战,供亿繁费,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致使中外府藏殚竭,户部的官员们甚至提出变卖抢夺的田地,收取赎军罪银以弥不足,尽管如此仍无法保证正常的开支。经常是俺答的军队已兵临城下,而明军用于犒劳师兵购买酒菜的银两还没有着落,甚至士兵们冬日无驱寒之衣,数日无果腹之粮,打了两、三天的仗,才分得几张薄饼。当时的民间,到处传唱着这样一句民谣,“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对朱厚熜真是一个绝妙的讥讽。在山东、山西、河南、京畿、江北、江南等地,很多地方都有“人市”的存在,在通衢大道上,头插一根草标,父亲卖儿子,丈夫卖妻子,目的就是为能吃上顿饱饭。



明神宗万历

嘉靖时期，明朝的军伍管理混乱，将士素质极差。身为大将军的仇鸾（？~1552年）每遇敌军，不是设法如何御敌，而是首先搜集财宝去贿赂敌酋，希望他们移侵他处。其他将官有的彼此观望，有的以退缩自全为上策，真正果敢善战如翁万达（1498~1552年）、商大节（1489~1553年）辈非遭罢斥，即被逮入狱中论死。总督王忬（1507~1560年）奉命御边，竟然一卒不练。士兵的逃亡，则是天天都有，嘉靖三十七年（1548年）九月，兵部职方郎中唐顺之（1507~1560年）到蓟州前线巡视，发现该镇在册士兵91000余人，而实际在营的只有57000人，并且大多是无能逃走的老弱病残。当时号称精锐的京军，多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当出城作战的号令一下，军营里竟是一片哭声。招募来的土兵，一与敌军交手，旋即便作鸟兽散去。别看这些人打仗不行，而欺负百姓，抢掠百姓，又都是个顶个的好手。在南线，御倭总督张经（？~1555年）驻守江南时，接受有司供亿，僭侈无度，饮食器具俱用银器。提督赵文华的贪横，更是小说家的好素材。在北线，明军经常冒充俺答的军队，闯入村中。劫掠民财。

对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朱厚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自恃驾馭有术的。在长达十余年的“大礼议”之争中，朝中元老重臣和敢于对他直言犯谏的大臣已被驱逐殆尽，新提拔的权贵们无一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大学士张璁（1475~1539年）、桂萼（？~1531年）、费宏（1468~1535年）、夏言，无一不是几出几进朝廷，介于彼此颉颃，分而治之，利用大臣间的矛盾，达到集权于一身的统治手法，自以为玩得炉火纯青，深居于西苑之内，而威柄不移。但是，对于统治机制的腐败，他则一筹莫展。嘉靖中叶以后，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隐宽纵，至于法度松弛，纲纪弗振，已是大臣们的不讳直言之辞。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朱厚熜接受徐阶、邹应龙等几位大臣的意见，将自己最宠信的大臣严嵩赶回了老家，罪名是纵容逆子负君。数日后，他又竟郁郁不乐，警告左右的大臣，有再提严嵩之事的，连邹应龙一并斩首，并且又萌发起退位的念头，要专祈长生。

在朱厚熜的心目中，没有国家、没有百姓，与儿女的亲情也极为冷漠。他共有过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其中曾先后被立为太子的长、次二子



和五、六、七、八子俱都早夭，长大成人的是三子裕王载壻和四子景王载圳。也许与他们各自的生母受宠的程度相关，朱厚熜对诸王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裕王载壻就是那个不受父亲喜欢的倒霉人。

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已经失宠的杜康妃生下载壻，朱厚熜没有任何欣喜的样子。次月，颇有姿色的卢靖妃产下载圳，他不仅亲作《嘉善歌》，抒发心中的喜悦，还让大臣们也作文奉和，共享



明朝首辅费宏画像

欢乐。襁褓中的载壻，便开始领教了父皇的冷落。两年后，他荣幸地被册为裕王，不过这是每位皇子都有的待遇，就在同一天，他的次兄接替死去的长兄成为新的太子，四弟载圳被册为景王。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也死了，按照排行顺序，太子的位置该轮到载壻了，然而，父皇的一句“二龙不能相见”的说法，打破了他做太子的美梦，朱厚熜表示从此不再设立太子。

作为按序当立的无冕皇储，朱载壻的地位和名份一直是未明确和不稳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正月，失宠的杜康妃在郁闷中死去，从小没有得过父爱的朱载壻，又失去了母爱，他想把母亲的丧事办得隆重些，阁部大臣体谅他的心情和处境，要按照葬太子母的礼仪来安葬她，礼部尚书欧阳德（1496~1554年）奏上丧仪，请朱厚熜辍朝五日，丧事由裕王主



明神宗万历

持，并遵照太祖朱元璋手定的《孝慈录》，为母斩哀三年。此议却为朱厚熹所否决，他提出朱载堉要避开君父之尊，经阁部大臣再三力劝，才勉强同意比照先朝贤妃郑氏故事，为杜康妃辍朝二日。

按照古代的礼制，普通男子20岁而冠，帝主之子略早些、一般为12至15岁，举行冠礼以后，便是成年人了，要居外邸，所受的待遇和要求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朱载堉还只有9岁的时候，朱厚熹就提出为他举行冠礼，并规定他们母子，从此生不得相见，死不得诀别。在裕邸内，载堉除丁常禄外，不敢奏请例赐，以致生活十分窘迫。而对朱载堉，朱厚熹非但迟迟不为他举行冠礼，当他二十多岁了还不让他就藩。兄弟二人的居处、衣服没有区别，载堉左右的人竭力为他谋划立储，弄得朝野议论汹汹，朱厚熹却置若罔闻。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经大臣们再三疏谏，才勉强同意载堉就藩，但藩地却选在德安府，这德安府不是一个普通的去处，就是在湖广的安陆，是朱厚熹父亲兴献王的藩府故地，是龙兴之所。载堉就藩之时，多请庄田，朱厚熹无不满足。他到了藩府以后，更是骄横跋扈，荆州沙市、汉阳刘家埭，本不在他奏请的庄田之内，他却派出太监会征收市租和薪税，当地官员不给，就被加以罪名赶走。有人作过统计，被他额外侵占的土田湖泊就有数万顷之多。因而，他的就藩，并没有削弱多少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对兄长构成的威胁，谁也不能担保，父皇有朝一日不会用一纸诏书将他召回北京，立做皇储，乃至直接传位。就在次年五月，朱厚熹为严嵩去国事，弄得心灰意冷，萌发退位之念时，提出要让位于太子，而实际上当时并未明确谁是太子，此后退位之念被大臣劝回，而定储之事仍然不提，作为无冕皇储朱载堉的地位未必不是岌岌可危的。

转眼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岁月无情的流逝，朱厚熹成了年近花甲的老人，步态龙钟，两鬓白发，国事、家事、身事，均不如意。理智告诉他，人总是要死的，因此早在数年前，他就天寿山选中一块风水宝地，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寝以备阴间享用。而对死的畏惧，对生前帝王生活的无限迷恋，又使他如醉如痴地信奉方术，祈盼奇迹出现。于是乎，他的脾气更加暴躁，更加喜怒无常，左右的人终日小心奕奕，千方

百计地去寻找灵芝仙药、长生秘籍，安慰他那颗贪生怕死的心；千方百计地编造些能文饰太平的祥瑞，满足他那永远不能满足的虚荣和位列仙班的心愿。当年四月，有人报告西苑有只玉兔生子，文武大臣立刻上表奉贺，五月的一个夜晚，有人在他的御幄后面放一个桃子，说是从空中掉下的，他喜不自禁，连称天赐，要修迎恩醮五天，为之谢玄告庙。此后，寿鹿生子，白龟卵育，总是隔三差五地发生，朱厚熹少不得要斋醮、告庙一番，廷臣们少不得要表贺一番，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了。

至于老来得孙，则更是让他忌讳的事情，自从听了方士说过“二龙不相见”的话后，他便不再见两位王子，对他们的婚宴喜庆一概不问。而且朱厚熹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就是对传子育孙的惧怕，有生必有死，天演帝胄繁衍不息，就意味他万寿有疆、终究要被取代。朱载堉对父亲的变态心理虽不能洞悉，但自知自己不讨父皇欢心，也不敢去自讨没趣，那还是长子翊钧降生的时候，入直侍郎闵如霖上了一道贺表，内称“庆贤王之有子，贺圣主之得孙”，朱厚熹见后，大发雷霆，以劾击疏，气呼呼地说道“可斩！为何先提儿子再提我”，将闵如霖降俸三级，出为南京礼部尚书。这次，有位深得朱厚熹宠幸的宫女，听说裕王又生了个儿子，生下来都两个月了，还没为小孩剪发，便在一天朱厚熹的兴头上说到了此事，不料朱厚熹又是龙颜大怒，将这位宫女赶出了内官，使宫中上下人人寒栗，无人再敢提及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德安府传来消息，景王载圳死了，尸体正被运回西山安葬。至此，无可选择的朱厚熹，为了缓解一下与这位自己素不喜欢的三子的关系，才在死去的四子身上做起了文章，对外称此子素谋夺嫡，让辅臣把他的谥号定为“恭”，这是一种贬谥，也算是对三子有了一个交代。压在朱载堉心头多年的一块巨石总算落了地。他成了皇父唯一的继承人，不管父亲乐不乐意，将来的皇位都已是非他莫属。

然而，喜风光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看朱载堉与皇父开始和好有望时，朱厚熹却病倒了，并且就此一卧不起。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日事斋醮，夜梦长生的朱厚熹，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自然法则的安排，去了另一个冥冥世界。而最可悲的还是朱载堉的爱子，如今已经能



明神宗万历

说会道，满地乱跑，再过半个月就5岁了，可还是没能盼来皇祖父赐给他一个本是常人皆有的名字，这位不幸的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

父爱深厚，少年天子

明世宗死了，刚届而立之年的裕王朱载堉，经历多年的冷落和精神上的压抑，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九五大宝，是即历史上的明穆宗。由于他改年号为隆庆，故人们亦称他为隆庆皇帝。

常年置身于朝外的京师裕邸生活，隆庆皇帝作为一名冷静的旁观者，耳闻目睹了朝内所发生的一切。在裕邸师傅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人的辅导之下，他在政治上也迅速地成熟。登极伊始，他就利用颁布遗诏的机会，革除了先朝一些不得人心的弊政，起复、优恤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所有因上疏议事而受处罚的大臣；将蛊惑世宗迷信方术的方士、真人，罪孽深重的打入锦衣卫监狱，其余全部革职为民；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蠲免历年通欠的兵部亏课、工部银和二卯银。在登基诏中，他又围绕正士习、纠官

明世宗皇帝朱厚熹的永陵



邪、安民生、足国用等一系列悠关国计民生的问题，阐述了新朝的大政方针。这些措施的出台，不仅是朱载堉长期逆反心理的尽情发泄，是要让亡父对自己的亡灵进行自我污辱，同时也反映了朝野的积懣和要求改革的共识。

受隆庆皇帝除旧布新、刻意求治决心的影响，部院、科道大臣也受感染而行动起来，纷纷就职司所及的大事要务，奏请旨准办理。

按照明代职官制度的分工，礼部是掌管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方面政令的，下设调祭、主客、精膳、仪制四个清吏司，其中又以仪制司最为重要，除凡传制、诰，开读诏、敕、表、笺及上下百官往来移文，都要授以程式外，天子即位，天子冠、大婚，册立皇太子、妃嫔、太子妃，上慈官徽号，朝贺、朝见、大享、宴享，大射、宴射，需条上仪注；经筵、日讲、耕耜、视学、策士、传胪、巡守、亲征、进历、进春、献俘、奏捷，以及皇太子出阁、监国，亲王读书、之藩，皇子女诞生、命名，和百官、命妇朝贺皇太子、后妃的礼仪，亦需礼部颁仪给各有关部门。

办完隆庆皇帝的登极大典，礼部的工作就没有比册立太子更重要、更紧迫的了。在宗法封建社会里，视皇储为国本，国本未立，人心就不安。鉴于嘉靖皇帝晚年虚皇储之位而不设所带来的种种危害，礼部的官员们，于隆庆元年（1567年）的正月初十日，在嘉靖皇帝尊谥未定，灵柩尚未入陵之时，便将册立太子和册立皇后的报告同时呈了上来。

展开礼部的奏疏，隆庆皇帝一时颇为尴尬，在近来登极喜悦的兴头上，不禁泛出一丝淡淡的苦涩，对册后之议，他马上就旨准了，此事比较好办，虽然元妃李氏已经去世，继妃陈氏却也是经父皇正式册封的，名份较之其他的后宫嬖宠都要高，如今便可册为皇后。问题是自己的皇三子、眼前膝下唯一的皇子，迄今连名字都还没有，又怎么能马上就册为皇储呢？经过一番思索，隆庆皇帝传下谕旨：先赐名、缓议册立。

深谙隆庆皇帝心态的官员们，数月之内，便高效率地做好了赐名的一切准备工作。

正月十八日清晨，天刚放亮，身着冕服的隆庆皇帝早早来到奉先殿，向列祖列宗的牌位行过礼后，即来到大行皇帝的灵柩前行亲告礼。孩子的

